

澹台镜◎著

第五播音室

③ 死亡此离

一个电台主持人的离奇经历，一部通过电波展现真相的诡异小说

比 达·芬奇密码 更悬疑，比 藏地密码 更惊险

天书 重磅推荐，数千万粉丝翘首以待，第五播音室 系列完美收官

作家那多/莫争/导演李斌 联袂推荐

澹台镜◎著

第五 播音室

③ 死亡距离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播音室. 3, 死亡距离/澹台镜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3

ISBN 978 - 7 - 5104 - 3881 - 3

I. ①第… II. ①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1528 号

第五播音室 3 死亡距离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澹台镜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于建梅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http://www.nwp.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237 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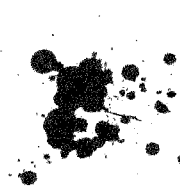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3881 - 3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1. 院中的女人	1
2. 老照片	9
3. 密封的尸体	18
4. 苏醒	27
5. 孤儿院里的女孩	36
6. 死亡时间	46
7. 美人计	54
8. 罪恶之网	63
9. 埋没的秘密	72
10. 鬼市	80
11. 黑痣	89
12. 复原的账本	97
13. 风雨夜	107
14. 魅影	115
15. 死亡距离	124



目录

16. 重叠的影子	133
17. 金蟾玉雕	142
18. 双面人	151
19. 民间诡术	160
20. 变脸	169
21. 嗜血人	178
22. 吞噬	187
23. 黄雀在后	196
24. 父之情	205
25. 老宅	214
26. 坠入暗室	223
27. 蛇胆	233
28. 大峰山	242
29. 重返故地	251
30. 大结局	260

1. 院中的女人

一夜无眠，第二日清晨，夏桐早早就起来了。看到满桌丰盛的早餐，夏桐忍不住吧嗒了下嘴。张春雁爱怜地看着女儿，不停地给她夹菜、盛粥，一直等到夏桐再也吃不下半口，张春雁这才停了手。

夏桐拿起包准备去电台，请了几天假，今天该过去看看了，否则又被朱永琛抓住了小辫子。正欲拉门，却发现母亲欲言又止，夏桐停住了脚步有些疑惑地问道：“妈，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张春雁的嘴张了张，似乎终于鼓起勇气，半晌后才问道：“桐桐，记得你原来说过，单位有个很怪的张叔，他最近怎么样啊？”

听了这话，夏桐惊讶地睁大眼睛，语气夸张地回道：“妈，您这个问题有些奇怪。对了，您怎么会突然问起他？”

“哦，没什么，就听你说他奇怪，所以一下就记住了。”张春雁慌忙掩饰。

夏桐低下头，说来也奇怪，自从张叔从墙壁中抠出那个物件交到自己手中后，他就再也没在电台出现过。好像听别人说他家里有事情，所以请假了。这点夏桐始终感到有些怀疑，张叔 30 年来从未请过假，而这次却一下消失了好几天，这有点不太正常。夏桐隐隐地感觉，张叔的突然消失和自己手中的那张地图有密切联系。

地图的事情除了夏桐谁也不知道，而这也是张叔千叮咛万嘱咐过的。还记得他当时的目光深沉，斟字酌句地嘱咐夏桐，这让她记忆犹新。不过在张叔转身离去的时候，夏桐竟然看到了他眼中的一抹温情。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当时那随意的一瞄，竟让夏桐的心中战栗起来，有种特殊的感觉从里向外迸发出来。

看到女儿有些失神，张春雁慌忙拉拉她的衣服。夏桐回过神来，尴尬一笑：“妈，没事。哦，张叔好像请假了，好几天没在台里了。”

“啊！”张春雁发出一声惊呼。

自那次他说要和宋廉去谈谈之后，她们就再也没见过面，这几天她有点寝食难安。此时听到他不在台里，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张春雁突然握紧了双手，在房间内来回踱着步子。

夏桐见母亲如此，她只好又将包放到桌上，轻轻走至身旁，扶着她的身体问道：“妈，您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听女儿这么问，张春雁更加惊慌失措，她慌忙摆摆手：“没事，没事，你快去上班吧。”

夏桐撇撇嘴，刚想离去，却又盯着张春雁的眼睛说道：“妈，过几天有件重要的事情，您不要忘记了。”

“啊？”张春雁愕然。夏桐叹口气：“过几日是爸爸的忌日，连这您都忘记了吗？”

张春雁一时愣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小时候，夏桐经常追问爸爸到哪里去了，张春雁就骗她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再到后来，夏桐慢慢长大了，也懂事了，于是经常追问爸爸到底在哪里。张春雁实在无法掩饰，又不能说出真实情况，只好狠心说道：“你爸爸死了，早就死了……”

等夏桐长大姑娘了，她也终于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她没有爸爸，爸爸早就去世了。虽然如此，夏桐还是追问爸爸是什么时候死的，她说以后到忌日的时候要给爸爸上炷香，并且告诉爸爸一些她的事情。没办法，张春雁只得又编了个日子。

于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夏桐都会到小河边放纸船、烧纸，然后

絮絮叨叨说一堆话。她始终觉得，爸爸能听得见，他在天之灵，能听到女儿的声音……

只是，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搪塞女儿，什么所谓的忌日也是子虚乌有，所以张春雁每年都不记得是哪一天。倒是夏桐，每次快要到日子的时候总是提醒她一下，越是如此，张春雁的心中愈愧疚。

听到夏桐又在提醒自己，张春雁的眼中突然含泪，她凄然说道：“桐桐，你的父亲，你的父亲……”话欲到嘴边，她却又突然噤了声。盯着夏桐那好看的眸子，她再也不敢说下去。

记得老张曾经告诫过自己，凡是和龙凤墨玉扯上关系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为了女儿的幸福，为了女儿的安全，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把秘密泄露出去，等事情过去了，他会亲自和女儿相认。

“妈，父亲怎么了？”看到张春雁欲言又止，夏桐忍不住问道。

“哦，没什么。是啊，我都忘记了，过几天该给你父亲去烧纸了。”张春雁此时又清醒过来，她将到嘴边的话又生生咽了下去。

也许是母亲想到了父亲，夏桐不禁有些怜惜母亲。这么多年，母亲受了很多苦，她付出的实在太多……夏桐将母亲拥入怀中，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张春雁竟再也忍不住，在夏桐的拥抱中号啕大哭。

当夏桐赶到电台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了。虽然已是秋天，但太阳还是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夏桐停好车子，刺眼的光线照射过来，让她有些睁不开眼睛。

抬头向前方看去，那一排排古老的白杨正在随着风儿微微抖动。树叶有些泛黄了，有的已经飘落在屋檐上，一片片的，煞是好看。树上的蝉儿还在不知疲倦地喊着，这应该是最后的鸣叫了，过几天，它们也许会结束这一生的旅行……

夏桐甩甩头发，进了电台。大厅里非常寂静，现在是午休时间，应该都出去吃饭了。外边阳光有些刺眼，可大厅却传来一股阴冷之气，夏桐不由得抱紧了臂膀。她在大厅内环视一周，希望能看到张叔的影子，不过很失望，厅里静悄悄的没有半个人影。

片刻，夏桐突然回过神来，张叔是午夜打更的，即使上班也应该

是晚上，而不是白天。夏桐慌忙摇摇头，最近事情太多，头脑真是有些糨糊了，她自嘲的笑笑，上了楼梯。

二楼的办公室里边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人，大部分座位都空着，许是出去吃饭了，还有一部分人应该在三楼做节目。夏桐环顾四周，突然有些怅然若失，搬进来的喜悦感早就一扫而光，这里，给了自己太多的迷茫和惊惧……

夏桐稍一迟疑，又上了三楼。1、2、3……第五播音室到了，夏桐探头向里看去，里边是名男主持。此时应该是一档音乐节目，他正随着节奏，轻轻打着拍子。这是汤彦的拍档时乐。想起了身着红色上衣的汤彦，还有她左摇右晃的身体……夏桐竟感觉有些遥远了。

时乐在里边发现了夏桐，微笑着和她打了个招呼，夏桐勉强挤出一抹笑容，身子一闪，到了播音室旁边。她眼睛盯着第六间房，那个藏着巨大秘密的地方，眼睛不禁有些走神。

“你怎么了？”一个声音突然缓缓响起。夏桐心里一颤，猛然回头，竟然看到了导播阿姨，只见她正笑容满面地盯着自己。

“哦，没……没什么。”夏桐慌忙掩饰道。

“对了，你怎么几天都没来上班啊？”导播阿姨关切地又问。

“最近身体不舒服，所以没过来。”夏桐随意回道。

“哦”导播阿姨笑笑，没再说话。不过她却意味深长地看了夏桐一眼，四目相对，眼神中似乎藏了某种东西。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撒了谎，还是因为别的，总之她感到了有些不自在，有些尴尬。片刻之后，她暂时逃离了第五播音室，当然，也逃离了导播阿姨那灼灼的目光……

夏桐刚到二楼，就看到牧也走过来，他的眼睛顿时一亮：“嗨，我帮你做了这么多天节目，是不是该请我吃大餐啦？”愣神的工夫，牧也又凑到她耳边小声说道：“你请我吃饭，我再顺便奉送个小秘密……”

“什么？”夏桐的声音里透着惊讶。

一个小时后，夏桐和牧也坐到了宽敞明亮的酒店里。

牧也上身着一件棕色T恤衫，下身是一条牛仔裤。只是裤子比较

特别，在大腿和小腿的部分故意破了几个洞，杂乱无章的纤维左右交错着。头上还束着一个超常的马尾，随着身体的转动而来回飘荡。

看到这里，夏桐想起了巩汉林演的一个小品，里边有句经典台词，她笑着说道：“嗨，你的小辫好好漂亮哦。”说完这话，她扑哧一笑。

牧也先是一愣，而后回过神来。他头发一甩朗声说道：“怎么？扎辫子又不是你们女生的特权，想当年在清朝的时候，男人的辫子岂不是比我的都长？”

“得，你可别误会，我刚才就说好看嘛。”夏桐又抿嘴一笑。

旋即，她正色道：“对了，刚才你说有个秘密，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

牧也听了这话，他的神情不禁一凛，抬头向四周看看，可能已经过了吃饭时间，整个酒店大厅里就他和夏桐两个人。他放心下来，这才向前凑了凑，小声说道：“我记得刚搬进新工作地点的时候，你说这里有些古怪。”

夏桐一愣，的确有这么回事。应该是她眼睛里出现那些血腥的场面后她问了牧也，不过当时却被他嘻嘻哈哈挡了回来，还讥笑她疑神疑鬼，难道现在他有什么新发现？

看到夏桐疑惑的目光，牧也终于叹口气说道：“我主持《夜半鬼话》也好几年了，从来都是咱吓唬别人，把别人吓得躲到被窝里不敢出来，这节目的效果就算达到了。为了营造这种气氛，所以这档节目被安排了午夜之后。你也知道，节目收听率还不错，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地方。可是……就在前两天，我，我却突然感觉到了害怕。”

这话从任何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夏桐都不会感到吃惊，可是从牧也的嘴中说出，却让她有些意外。在她的印象中，牧也的胆子应该是最大的。这也许和节目有关，他每天主持神啊鬼的都习以为常了，这种习惯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见怪不怪。至少目前为止，从没听说过什么事情可以吓倒牧也。

“好啦，你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说！”夏桐催促起来。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牧也刚刚开口，夏桐就一下打

断了话头：“拜托老大，你现在不是播出节目，拣重点的说。”

牧也露出一抹尴尬，并摸了下鼻子：“呃，不好意思，职业习惯……”他遂沉声将那晚的事情详细道来。

那天，在10点50分的时候，他到了电台，主要是替夏桐主持晚上的节目《聆听》。不过刚刚到电台，天上就电闪雷鸣，顷刻间下起了大雨。幸好来得及时，否则路上还真不好走，当时牧也感叹一番。

随着电闪雷鸣，整栋房子变得异常安静，在闪电的映射下，古老的房子被蒙上一道昏暗的阴影。当时也不知怎么回事，从来不知道害怕的他突然就打了个激灵。他隐隐感觉，今晚可能有事发生。

就在他站在大厅正准备上楼的时候，又是一道闪电划下来，紧随着远处轰鸣的雷声，牧也在院中发现了一个身影。借着闪电的光亮，他看得清清楚楚，是个女人。不过，也就眨眨眼的工夫，院子里又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你看到院子里有个女人？”夏桐不禁愕然。

牧也点点头：“是个女人，我的眼睛可是3.0，绝对不会看错。”

夏桐疑惑：“是不是我们电台里的女主持人？”

牧也却轻轻摇摇头：“我可以断定，她绝对不是台里的主持人。”

“那只是一晃而过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确定？”夏桐不由得有些纳闷。

牧也再次看看四周，他的身体俯过来，悄声说道：“因为，那个女人身上没有穿任何衣物……”

“啊？”

夏桐顿时感到了万分惊讶，随即她突然一阵恐慌。因为，这让她想起了古泉山庄里那些不着寸缕的女子。

看到夏桐惊讶和焦急的目光，牧也又缓缓描述：“当时我也吃了一惊，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但是这几日，那女子却非常清晰地刻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所以我断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女子的身材非常好，甚至有些美妙绝伦，头发很长，修长的脖颈，光洁的身体，只一眼，就让人不能忘怀……”

听到这里，夏桐的身上一阵冰冷，古泉山庄，那里的一切又突然历历在目……妖艳的“女体”和歌舞伎，还有那诡异的乐人，此时再次想起，仍是忍不住的浑身战栗。听冷箭说，一直到现在，都未曾寻到徐处和另外两名司机的尸体，他们就这么消失了，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是活着的人，仍被那里所有的一切困扰着、惊惧着，如果可能，夏桐宁愿失忆也要忘却那里的一切。毛骨悚然的感觉，命悬一线的危机，超出任何想象力的险境和逃生。原以为，乐人已经被莫逆寒杀死，而那些诡异的“女体”也已被龙叔制服。可现在怎么又出现了，而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她们竟然出现在了广播电台。

难道，她们又有了新的目标，难道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夏桐用双手扶住额头，突然有些头痛欲裂。而旁边的牧也有些不知所措，良久后才小声问道：“夏桐，难道那是个女鬼？”

“她们不是女鬼，但似乎比鬼更加可怕。”喘息片刻，夏桐终于木然说出。

牧也顿时愣住了，他不明白夏桐话里是什么意思，但有一点他能断定，也许那女子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几天他突然感觉心有些发慌，而见到眼前的夏桐，则更加印证了自己的想法。

就在俩人陷入尴尬，都有些迷茫的时候，夏桐的手机突然响起，她怔了片刻才按了接听键：“哪位？”

“桐桐，我是陆岚。”出现了一个焦急的声音。

原来是陆岚，只是听她的声音略显焦急，难道又出现了什么事情？夏桐的神经顿时又紧绷起来：“陆姐，怎么了？”

“麻烦您过来一下好吗？到我家来，我有很重要的发现。”

夏桐沉吟片刻，答应下来。上了一桌子菜，她和牧也基本没动筷子。

牧也叹口气：“唉，你有事去忙吧，我今天也没食欲了，改天再聚。”夏桐抱歉地笑笑，牧也悄然离去，而她则去了陆岚家中。

根据她留下的地址，夏桐的车子开得飞快。心里胡乱想着，蕾蕾在云姐那里应该是安全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陆岚住在一个高档别墅区，这里有山有水，空气清新自然。夏桐

停好车子，刚下来就听到了鸟儿鸣叫的声音，环顾四周，景色宜人，喷泉花卉围绕其间，廊桥溪流穿梭其中，果然是一个好住处。只是这样的房子价格不菲，不是夏桐这种小百姓能奢望的。

按了门铃，夏桐耐心等待，听到了一阵“踏踏”的脚步声，房门应声而开，陆岚急匆匆走出来。几日不见，陆岚似乎又憔悴不少，眼角的皱纹愈加深刻，身上随意搭了一件衣服，袖口沾了一些灰尘，看着有些萧条和破败。脸上再也没了精致的妆容，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也许是顾不上喝水，陆岚的嘴角起了一层小水泡。

见夏桐盯着自己，陆岚的声音沉闷：“最近有些着急上火，被地下钱庄逼得有些走投无路了。每天深夜，都会接到他们的恐吓电话，我几乎很久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夏桐心里一酸，第一次见陆岚时的情景依稀再现，当时的她精明干练，和今天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生活，尤其是残酷的生活，真的能毁掉一切……

“陆姐，您也别太着急了，总归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夏桐张了张嘴，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无关痛痒的话。面对此时的陆岚，她知道说什么都无济于事，而她的这些话也只是宽慰一下而已，自己却帮不上半点忙，想到这里，夏桐有些难过。

“桐桐，谢谢你！”陆岚突然说出此话，夏桐有些愕然。陆岚叹口气：“蕾蕾在云妹妹那里总算安全了，我也放心了。如果没有你的帮助，也许我的处境比现在更糟糕……”

夏桐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是抓住陆岚的手紧紧握了一下。这个时候，夏桐才看到别墅内一片狼藉，地板上沾了些许灰尘，而里边的家具已经空空如也了，更显得大厅空旷而安静。夏桐顿时愣住了：“陆姐，这是怎么了？”

陆岚叹口气：“地下钱庄的人逼得太紧，我只好趁没有冻结财产前先把这栋房子卖了，然后把窟窿堵上。”旋即，陆岚的声音又变得急促起来：“这几日在收拾屋子，里边的家具该卖的我都卖了，就在整理物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2. 老照片

就在这时，陆岚探头左右环顾一会，并关上了房门，拉着夏桐上了二楼。别墅的二楼是个狭长的廊道，而紧挨着朝阳的方向并排有三间卧室，陆岚进了其中一间房。

这应该是陆岚和陈旭的主卧室，墙上还挂着他们俩人的结婚照片，照片上俩人灿烂地笑着，一片暖暖的阳光铺在草地上，俩人身上竟然多了一些好看的光晕。那时候的他们都比较年轻，陈旭年轻帅气，而陆岚的笑中，却透着少女应有的羞涩。

结婚照下面有一张席梦思床，不过此时已经挪了位置，紧挨着墙壁的地方露出个大口子，看着有些张牙舞爪。除了这张床，卧室就再也没其他物件了，应该是被陆岚变卖了，夏桐思量着。

就在愣神的工夫，陆岚在向夏桐招手：“桐桐，你看看这里。”只见陆岚弯着腰，她从床铺底下拿出个东西，夏桐不由自主地走过去。

走到近前才发现是个小药瓶，夏桐愈加迷惑起来：“陆姐，这是什么药？”

陆岚这才说道：“自从陈旭开了公司后，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每天喝酒应酬，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就在半年前他经常感觉胃里反酸，每天难受得要死，于是到医院进行了检查。后来根据医生的意见，首

先需要抑制胃酸分泌及保护胃粘膜治疗，并服用雷尼替丁及硫糖铝保护治疗。

“于是这半年来，他会经常服用这两样药物。可就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当时在柜子上发现了一瓶雷尼替丁药，当挪开床铺的时候，却在夹缝中发现了硫糖铝。当时我就感觉有些奇怪，陈旭做什么事情都井井有条，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乱放东西。喏，当时就是这个夹缝，在床铺与墙壁中间的位置，所以当时感觉有些奇怪，这药怎么会到了夹缝中？”

“心里比较纳闷，我就打来瓶子仔细看看，里边的药丸的确是硫糖铝。正准备放下的时候，我却鬼使神差的闻了一下。其实，硫糖铝是一种白色类白色粉末，无臭，几乎无味，并且有引湿性，这是当时陪着陈旭看病，医生告诉我的。可是，当凑到鼻子旁时，我却嗅到了一丝淡淡的味道，刚开始以为是霉味，但后来却发现不是，有种清新的淡雅味。”

听到这里，夏桐不禁问道：“怎么会这样，难道这里边装得不是硫糖铝？”

陆岚点点头：“这就是疑惑之处，这是硫糖铝的药瓶子，上边还有字体说明。再说了，如果单从外形来看，这种药丸的确和硫糖铝不差毫厘。如果不是我闻到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我对它也没有丝毫怀疑。”

“哦，这真是有些奇怪。”

这时，陆岚的声音低下来：“于是，我拿着药瓶找到了一个好朋友，她是医院里的一名医生，然后拿出一颗药丸让她辨认。当时她就极其肯定的告诉我，这药丸虽然和硫糖铝长得一模一样，但绝对不是硫糖铝。”

“天啊，难道陈旭的药物有问题？”夏桐一下反应过来。

陆岚点点头：“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还没有化验，只是不知道这药里有什么成分。”

“那我们应该交给冷队长，让他帮忙去查看。”夏桐感觉交给冷箭，也许他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陆岚点点头：“我正是这个意思，所以要麻烦你了。最近事情太多，一则没有时间，二则并不想和警察接触。”夏桐明白其中的意思，也许公司的这些情况陆岚还在隐瞒着，所以她不想和任何人正面接触，特别是警察。

夏桐点点头，接过陆岚手里递过来的药瓶装进口袋。片刻，她又想起一件事：“陆姐，我有个朋友现在太时集团当会计，她说看到了有关远山房产的几笔账目。我一直感到比较纳闷，一个是做房地产的，一个则是做医疗保健的，他们怎么会有生意往来？”

听夏桐这么说，陆岚也疑惑：“陈旭和太时集团有账目往来？”

“嗯，我有个好朋友刚刚应聘到太时集团当会计，我是从她那里知道的，正想找机会问问您呢。”陆岚不知道此事，夏桐倒是有些意外。

陆岚的眸子黯淡下来：“我记得上次在医院的时候就说过，除了这栋别墅，还有远山集团欠下的一屁股债，现在是空无一物了。而陈旭留下来的账目全是假账，从里边根本看不到真实的情况。”

听到这里，夏桐的眼睛一亮：“如果是这样，陈旭的手上应该还有一本真实的账本……”

陆岚猛地一拍脑袋：“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如果能把账册找出来，也许就会找到症结所在了。”突然有了方向和思路，陆岚变得有些兴奋。

只是夏桐在旁边担忧地说道：“陈旭死了，如果他有意藏起来，我们到哪里去找啊？”

“我想想，让我仔细想想……”陆岚突然闭了眼睛，她的脑子飞转，想着陈旭藏账本的地方。

良久之后看陆岚没有回应，夏桐轻声问道：“陆姐，账本会不会在公司？”

陆岚轻轻摇摇头：“不会，公司里人多嘴杂，他不会将那么重要的东西放在那里。”“那家里呢？”夏桐追问。此时，陆岚睁开了眼睛，她盯着夏桐的眸子说道：“如果说有可以藏匿的地方，一个是家里，而另外一处是公司的话，直觉告诉我，他应该会把账本藏在家里。”

“嗯？”夏桐从鼻子里发出一声疑问。

陆岚的目光沉吟起来：“记得很多年前，我们俩人刚刚恋爱，而那时候无论做什么都是甜蜜的。我们最喜欢做的一个游戏就是寻找……”说到这里，她停顿片刻：“那时候的物质生活不像现在这样富有，但我们总会给自己找点情趣和乐子。记得那个时候，胸罩似乎才刚刚兴起，还有紧身的三角裤，带蕾丝边的，这总会让人充满诱惑和兴奋。而陈旭则不厌其烦的让我穿上这两样东西给他看。他说，特喜欢我迷人的身材和曲线。”

“但是，很多时候我都会感到羞涩和不好意思。他开始有些生气，后来我为了逗他就说，我藏个位置，只要你能找到，我就穿给你看。陈旭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不过令我感到失望和郁闷的是，不管我藏到什么地方，都会被陈旭翻找出来。从开始的疑惑到后来的纳闷，再就是缠着他说诀窍。”记得当时陈旭诡秘一笑：“你藏的这些地方看似很深，其实更容易被人发现。比如你藏在柜子中，藏在沙发的后边，这些稍微隐蔽的地方首先会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旋即，他又给我举了个例子，比如两个人同时去银行存钱，一个人拿着黑皮包，而另外一人则拎着一个蛇皮袋。如果你现在是劫匪，你会去抢劫哪个？当时我一愣，瞬时说道：肯定是手拿黑皮包的人。陈旭笑笑，这就对了，这就说明是黑皮包引起了你的注意。而你的直觉会告诉自己，黑皮包里藏着钞票。又比如藏东西也是这样，你以为柜子里比较隐蔽，会在里边放钱，放重要的东西，如果有小偷进来，他也许第一个目标就是柜子。”

这时，陆岚看了夏桐一眼：“后来就让他藏，我来找。不过，我却始终未曾找到，直到他自己帮我翻出来。”

夏桐惊讶：“当时，他藏在了什么地方？”

陆岚苦笑一声：“当时阳台的盆里放着要洗的衣服，而陈旭则顺手把内衣混在了里边。其实，好多次我经过那个木盆，却始终未曾看一眼，后来才得知，其实东西就在我眼皮子底下。”